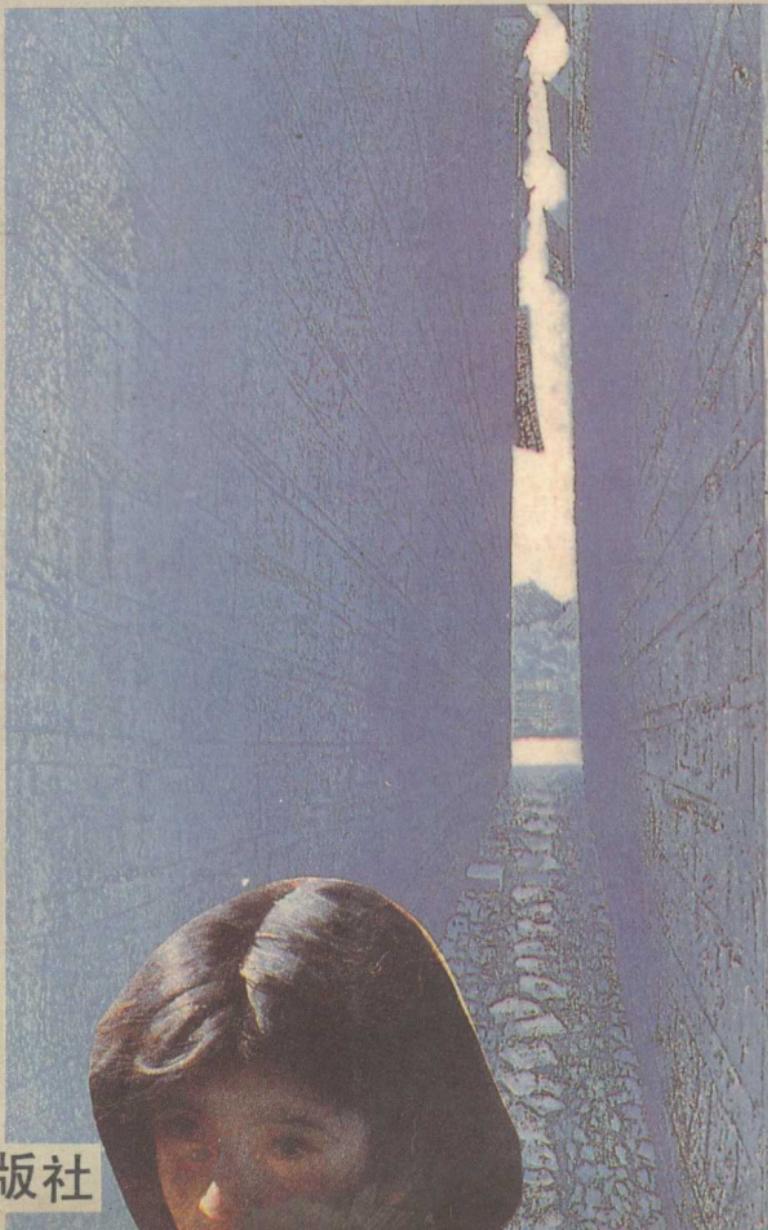


淡淡的白梅

庞 敏著



重庆出版社

46

米
米
米
米
米
米
米
米
米
米
米
米
米
米
谈谈的白梅

庞 敏 著

重庆出版社

1991年·重庆

(川)新登字010号

责任编辑 李晓峰

封面设计 武辉夏

技术设计 寇小平

庞 敏 著

淡淡的白梅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新华书店 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◆

开本787×960 1/32 印张 7 插页 4 字数110千

1992年3月第一版 1992年3月 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000

◆

ISBN 7-5366-1804-2/I·346(儿)

定价：2.85元

童年的馈赠（代序）

——致庞敏

庞敏：

陆续读到了你的几乎全部作品，令人惊叹的是，二十刚出头的你，不仅有那么丰富的人生感受，而且不乏独立的见解和主张。心里有那么多话需要诉说，胸中有那么多情感需要宣泄，于是，你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。

你的作品，大多取材于你熟悉的当代农村儿童生活，写得都是平淡无奇的日常琐事。由于你有一双“锥子般锐利的眼睛”（俄国作家契诃夫语），透过生活的表层，你能发掘出常人视而不见的闪光的底蕴，并艺术地、不露痕迹地将它展示给读者。在《淡淡的白梅》中，通过梅姨织的那件毛衣的反复出现，你画出了“我”对梅姨由嫉恨到理解的心灵演变的轨迹，热切呼唤着一度失落了的爱的回归；在《人家的奶奶》这篇催人泪下的小说里，那“又甜又糯的高粱粑粑”，那“一溜儿

绛红色的(咸菜)坛子”之间，涌动着人性向善的感情的波澜；在《忆母亲》里姐弟俩幻想“仙女”从天而降的稚气而酸楚的对话中，你揭示出了文学的(也是人类的)永恒主题：对母爱刻骨铭心的渴求。——通过日常琐事写乡情、童趣，写人情之美和人性之善，在当代意识的观照下去宏扬、完善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传统道德，似乎已逐步形成了你的艺术个性和审美走向。

你幼年丧母，童年不幸。我以为正是这种初涉人世的坎坷，酿就了一种特殊的养料，不仅灌溉着你刚刚开始的人生，也滋润着你刚刚起步的创作。从你的作品，以及和你的书信往来中我发现，较之同龄人，你对善的发现更敏锐，对爱的感受更强烈，对健全完美的人性的追求更自觉、更执着。“哪怕是一个和善的眼神，一点点细微的理解和叹惜”，你也珍惜得“风里雨里，生里死里，永远忘记不了”。一位萍水相逢的老人借伞给你遮雨，你会突发奇想：“也许是什么东西弄错了，我本来就是这老人的孩子，我曾出去了却忘了回家的路，老人便晴天雨天在这路上候我。”(《老人魂》)；凝视着幽谷间濛濛烟雨，你会幻想到“仿佛我就是这山里的一个母亲”，“看”见丈夫从雨中归来，“我们的儿子晃着湿湿的小脑袋……扑到我怀里”——在“不知是爱是恨地一阵心

痛”的《烟雨梦》里，饱尝丧母之苦的你，吟出了“我想有个家”的心曲，憧憬着淡泊而温馨的天伦之趣；从那个“坐过牢，从牢里出来，我就想好好地做一个人”的流浪汉“好响好深厚”的笑声中，你窥见了人性的回归和道德的复苏，“突然感到脚下有了一方令我不再颤抖的坚实的土地”，顿生出“喜欢那些想重新讨人喜欢的陌生人”的缕缕温情……文若其人。你的每一篇作品，几乎都输入了你自己性格、气质的“软件”，闪烁着你的个性光泽。

作为儿童文学，你的某些作品似觉沉重、压抑，为了在严峻的现实与小读者的心理承受力之间寻求平衡，你以童趣盎然的幽默、诙谐作为“中介物”，在沉重中注入乐观向上的亮色，在压抑中展现出顽强进取的希望。如《忆母亲》中那个小姐姐向弟弟“庄严”宣告：“等我长大了，等我有了孩子，我要坚决不死，天天只和他们在一起！”又如《人家的奶奶》中那个淘气而善良的“我”，由于不是瞎奶奶的亲孙孙的遗憾，对瞎奶奶那“神神气气”的亲孙孙由羡慕而产生出莫名的嫉妒：“你有什么了不起？你不就是瞎奶奶的亲孙孙吗？你知道瞎奶奶喜欢吃高粱粑粑吗？”在我看来，似乎只有“知道瞎奶奶喜欢吃高粱粑粑”的孩子才“了不起”，才配当瞎奶奶的“亲孙

孙”——前者写无娘儿对母爱的苦恋，后者写“我”为瞎奶奶送葬时的悲切；通过“坚决不死”的稚拙的誓言，读者看到了小主人公人性的日趨完善；在“我”那孩子气十足的遗憾和嫉妒中，展示了小主人公道德意识的逐步形成。

你的作品，总是那么清新、淡雅、朴实无华，有一种“清水出芙蓉”的本色美，毫无雕琢、卖弄之弊。无论叙事、写人，总是平平而起，娓娓道来，有如北方老大娘唠家常，又像四川人摆“龙门阵”。在《忘不了的“小人国”》那组童年拾趣的短文中，你笔下那些湖南农村的细伢子细妹子，一个个甜而不腻，娇憨而不造作，稚拙之态可掬，活脱跃然纸上，稍感不足的是，你的个别篇什似乎离生活太近，近得失去了生活与文学的分界。文学源于生活，但不能原封不动地停留在生活的原型上。此外，你的创作视野也有待拓展，应努力将创作的触角延伸向更广阔、更丰富多采的社会生活领域，我赞同《小溪流》月刊编辑李萍小姐的主张：庞敏应该“超越自我”。

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说过：“对生活，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，是童年时代赋予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。一个人如果在后来悠长而严峻的岁月中，没有丧失这种馈赠，那么，他不是作家，便是诗人。”——作为你的责任编辑和朋

友，我希望你永远珍惜这种“伟大的馈赠”，并在今后的生活和创作实践中，不断地丰富它、延伸它，在生趣盎然的儿童文学之树上，开出更加艳丽的花，结出更加丰硕的果！

李晓峰 1991年8月于重庆

庞敏自画像

本人于1967年4月出生在沅江县大成乡东山村。

我弟弟九个月的时候，母亲去世了。

童年是在奶奶的自留地里萝卜白菜之间度过的。

1975年就读于东山小学。

二年级的时候，奶奶去世了。我和弟弟开始了野孩子似的无法无天的生涯。

我们在有月无月的夜里，偷邻居的辣椒、豆角；我们没火柴生火做饭，总是借邻居的火柴，至今未还。菜里没有油盐，我们盯着邻居的油盐坛子，不借不走。我们象没有主人的小猫小狗，四处偷食。在这样的岁月里，哪怕是一个友善的眼神，一点点细微的理解的感叹，我们都风里雨里，生里死里，永远不会忘记。

1980年小学毕业。认得几个字后，就不知怎么地看起小说来，同

每看完一本厚厚的小说，我就自己表扬自己：庞敏，你真了不起！

父亲却在后面看着痴女的背影，摇头：“做不得衣穿，当不得饭吃，读了有什么用。”

就这样一路读下去，直到初中毕业。没法读高中了，心中并没有丝毫悲戚，倒欢喜从此自由了。把用心读书的担子交给了弟弟。

记得那时从外公那里读了许多古书：《东周列国》、《春秋战国》、《左传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历代辞赋选》、《先秦诸子散文选》、《唐王代词选》以及从前汉到清代的历史演义等等。与作古几千年的祖先们席地而坐，见他们哭笑，听他们狂歌，常常为之九曲肠断。

老外公开药铺，卖药的时候少，看书的时候多。总是从眼镜片后面看着我，训斥道：“大族人家的子女，要知书识礼！”

有意无意的，尽管穷得要命，我却想象自己已是大族人家的小姐，应该饱读诗书饿吃文章。

寂寞的时候，想象一些故事，便写出来，以为乐趣。渐渐地为这乐趣所蒙蔽，成为了习惯。

后来发现文化馆、文化局、文联是收罗这类荒货的所在，就自告奋勇投进来，希望经过师长的回收加工，被点化成一个有些灵性有些作为的人。

物来。

后来就真的在《琼湖》《资水》《洞庭湖》《湖南文学》《小溪流》这些地方大大方方地破帽遮颜过闹市了一回。

师长们却担心长此以往会无有长进，便将我送到白沙乡政府，修身悟道。

然而我总是一边想着家里的竹篱笆，一边忘了回家的路，各路师长友人指着前面的路，说过了那个坎，翻了那道梁，就是你的坚实的土地你的欢乐的家。

我走着走着，止不住停下来拍着额头想：好象不走下去是不行了似的，这么多热情的手热情的心如波涛之欢呼，澎湃在我的心头，那就干脆高高兴兴，闭上眼睛走它一个来回罢。

目 录

- 童年的馈赠——致庞敏(代序) 李晓峰
庞敏自画像 1

第一辑 说不尽的情和爱 1

- ✓ 淡淡的白梅 3
✓ 人家的奶奶 20
✓ 猫妈妈和它的鼠孩子 33
✓ 忆母亲 40
✓ 第一个男孩 49
演戏 55
可可 61
孤独的丑小孩 72
爱的教育 83
拜节 89
要逃跑的孩子 95
张国庆 102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二辑 做不完的烟雨梦 | 109 |
| 烟雨梦 | 111 |
| 老人魂 | 113 |
| 野孩子的歌 | 117 |
| 力子 | 122 |
| 长江边上的渔夫 | 125 |
| 流浪和流浪的人 | 128 |
| 小孤山纪游 | 134 |
| 五月的故事 | 139 |
| | |
| 第三辑 忘不了的“小人国” | 143 |
| 和亲家 | 145 |
| 家家酒 | 150 |
| 跳房子 | 156 |
| 玩泥巴 | 162 |
| 允许迟到 | 168 |
| 外公莫笑 | 173 |
| 十五的灯 | 177 |
| 花衣裳和裁缝师傅 | 182 |
| | |
| 好一个庞敏 | 石干 188 |
| 湖南冒出个庞敏来 | 洪汛涛 190 |
| 一位美的歌者的心灵轨迹 | 伍振戈 201 |

第
一
辑

说不尽的情和爱

淡淡的白梅

一夜，清水平了小桥。

我垂下小木桶，轻轻荡开浮在水面的树叶、花瓣，挑起一担水。

路还有些滑。

刚走进门槛，就听见父亲房里有人说话。

一个女人的声音。

我心里一跳。我悄悄放下扁担，立在门边，却听见满哥的声音：“万一归总拜托你了！”他是后面那个商店里煮饭的，常常托我父亲外出采购时帮他带些东西回来。

我松了口气，坐在灶脚下，默默挽草把。那女人声音很轻柔，却又不嗲声嗲气，我听着这声音，平心静气揣摸着她的摸样。

还是很小的时候，妈妈和父亲非常厉害地吵了架。妈妈的嘴被父亲打得流了血，眼里淌了许多泪。后来，妈妈一直不见了。据说她和一个瘦瘦的男人一起走了，到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去了。一去就是好几年，爹爹说她再也回不来了。我妈妈很漂亮很好，我常常很想她，可是我最心疼爹爹，家里的活儿太多了，父亲实在忙不过来。于是我休了学，和父亲努力支撑着家庭。

过了些日子，父亲常常不回家。有一回还带来个嗲声嗲气的女人。那女人老围着我转，手指纤纤，说要帮我干活；又悄悄问我，给我找个后妈怎么样？我气坏了，举起扫帚，硬是将那个女人赶出去了。从此，小村谁都知道陈家有个小凶神，谁都用异样的眼光瞧我，我才不在乎呢！

我跪在父亲面前，我说只要不找后妈，我不再读书，累死也情愿。父亲抱着我，说决不给我找后妈了。把旧灶也拆了，垒了个矮矮的小灶。我再也不用搭凳子煮饭、喂猪了。我满意地做家务活，完了，一个人有滋有味地想这想那……。

“呀”地一声，父亲的房门开了。父亲说笑着跟他们出去。我跳起来：“爹，你到哪里去？”

三个人停住了。

“送送客人。”父亲说。

那个柔声柔气的女人看了满哥一眼，抿嘴成